

十月 А. Яковлев 作

А. ЯКОВЛЕВ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 雅各武萊夫：

十 月

魯 迅 譯

A. OSIPOVA 作書面

魯 迅 編

現 代 文 藝 叢 書

之 一

◀ 上 海 神 州 國 光 社 發 行 ▶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普 及 本 月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編譯者

魯 迅

發行者

李 沃 齡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印刷者

神州國光社印刷所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無線電報掛號七二三號
電報掛號N323號

神州國光社總店

分發行所

北平宣武門大街
廣州財廳前街
南京花牌樓
濟南商埠緯二路

神州國光社分店

作者自傳

我于一八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生在賽拉妥夫（Saratov）縣的伏力斯克（Volsk）。父親是油漆匠。父家的我的一切親屬，是種地的，伯爵渥爾羅夫·大關陀夫（Orlov-Davidov）的先前的農奴，母家的那些，則是伏爾迦（Volga）河畔的船伙。我的長輩的親戚，沒有一個識得文字的。所有親戚之中，只有我的母親和外祖父，能讀教會用的斯拉夫語的書。然而他們也不會寫字。將進小學校去的時候，我已經自己在教父親看書，寫字了。

當我幼小時候，所看見的，是教士，燈，嚴緊的斷食，香，皮面子很厚很厚的書——這書，我的母親常在幾乎要哭了出來的看着。十歲時候，自己練習看書，幾年之中，看的全是些故事，聖賢的傳記，以及寫着強盜，魔女和林妖的本子——這些是我的愛讀的書。

想做神聖的隱士。在十二年⁽¹⁾我便遁進沛爾密(Permi)的林中去。也走了幾千威爾斯忒⁽²⁾(一直到喀山縣)，然而苦于饑餓和跋涉，回來了。但這時，我也空想着去做強盜。

又是書——古典底的，旅行。還有修學時代（在市立學校裏）。

從十五年起，是獨立生活。一年之間，在略山·烏拉爾(Riazani-Ural)鐵路的電報局，後來是在伏力斯克的郵政局裏做局員。這時候，讀了都介涅夫(Turgeniev)的“父與子”和“牛蒡只是生長”……于是生活都遭頓挫了。因為遇到了信仰完全失掉那樣的大破綻。來了異常苦惱的時代：“那里纔有意義呢？”然而一九〇五年⁽³⁾鬧了起來。“這裏有意義和使命。”入了 S. R.⁽⁴⁾。急進派。六年間——是發瘋的鎖索⁽⁵⁾。

然而奇怪：這幾年學得很多。去做實務學校的聽講生，

註1. 一九一二年，下做此例。

註2: 俄里名。一 Verst約中國三百五十丈。

註3: 這年有日俄戰爭後的革命。

註4: 社會革命黨。

註5: 大約是指下獄或監視。

于是進了彼得堡大學的歷史博言科，傾心聽着什令斯基(Zalinski)，羅式斯基(Losski)，文該羅夫(Vengerov)，彼得羅夫(Petrov)，薩摩丁(Zamotin)，安特略諾夫(Andrianov)等人的崇高而人道主義底的講義，後來就袋子裏藏着手槍，我們聚集起來，空想着革命之後的樂土，向涅夫斯基(Nevski)的關口，那工人們所在之處去了。而這也並非只是空想。

時候到了：西伯亞去。在托腓里斯克(Tobolsk)縣一年。密林。寂靜。孤獨。思索。不將革命來當我的宗教了。

又到彼得堡，進大學。但往事都如影子，痕跡也不賸了。

我怕被捕。向高加索去了，然而在那邊的格羅士努易(Grozni)，已經等着追躡者。僻縣的牢獄，死罪犯，夜夜聽到的契契尼亞人的哀歌。人們從許多情節上，在摘發我的罪。我怕了，他們知道着這些事麼，那麼此後就只有絞架了。幸呢還是不幸呢，他們並不知道。

過了半年，被用囚人列車送到波士妥夫·那·那(Postov-na-Don)去，在巡警的監視之下者五年。

主顯節——是晴朗，烈寒，明晃晃——這天，將我放出街上了，但我的衣袋裏，只有一個波勒丁涅克⁽⁶⁾，雖然得了

註6：銀幣名，約值五角。

釋放，在獄裏却已經受了損傷的。我不知道高興好呢，還是哭好。然而幾乎素不相識的人，幫了我了。

于是用功，外縣的報紙“烏得羅·有迦”（Vtro Ioga）的同人。

一九一四年八月，自往戰線——爲衛生隊員。徒步而隨軍隊之後者一年。一九一五年三月（在什拉爾陀伏附近）的早晨，看見鶯兒在樹上高聲歌唱——大約就在那時，俄羅斯兵約二萬，幾乎被（初次使用的）德國的毒瓦斯所毒死了。

于是戰爭便如一種主題一樣，帶着悲痛，坐在我的靈中。

此後，是墨斯科。“烏得羅·露西”（Utro Rossi）（7）。了很多。也給日報和小雜誌做短篇小說。但在這些作品上，都不加以任何的意義。

一九一七年的三月（8）。于是十月（9）。從一九一八至一九年間的冬天，日夜不離毛皮靴，皮外套，闊邊帽地過活。爲肚餓，手脚都腫了起來。兩個和 我最親近的人死掉了。來了可怕的孤獨。

註7：日報名，這裏是猶言在這報館裏做事。

註8：俄國第一回大革命之月。

註9：第二回大革命之月，即本書所描寫的。

絕望的數年。那里去呢？做什麼呢？不是發狂，就是死掉，或者將自己拿在手裏，聽憑一切都來絕緣。文學救了我，創作起來了。現在是很認真。一到夏（每夏），就跋涉于俄羅斯，加以凝視。在看被拋棄了的俄羅斯，在看被抬起來的俄羅斯。

而且，——似乎——俄羅斯，人，人性，是成着我的新宗教。

亞歷山大·雅各武萊夫

目 錄

一	莫斯科鬧了起來.....	1
二	布爾喬亞已經亞門了！.....	7
三	在街頭相遇.....	13
四	萬國旅館附近的戰鬥.....	22
五	在普列思那.....	33
六	亞庚.....	41
七	亞庚之死.....	53
八	“惡夢”.....	68
九	母親的痛苦.....	73
一〇	可怕的夜.....	77
一一	兩個兒子.....	84
一二	再見！.....	91
一三	“愛國者”.....	98

一四	士官候補生之談·····	109
一五	廣場上的戰鬥·····	114
一六	尼啓德門邊的戰鬥·····	120
一七	退却·····	130
一八	加里斯涅珂夫之死·····	137
一九	礮火下的克萊謨林·····	148
二〇	孤立無援·····	153
二一	繳械·····	157
二二	怎麼辦呢？·····	163
二三	母覓其子·····	174
二四	要獲得真的自由·····	180
二五	亞庚在那里？·····	186
二六	回想起來·····	189
二七	誰是對的？·····	196
二八	錯了！·····	200

墨斯科鬧了起來

當母親叫起華西理來的時候，周圍還是昏暗的。她彎了腰俯在睡着的兒子的上面，搖他的肩，一面亢奮得氣促，用尖銳的聲音叫道：

“快起來罷！在開鎗哩！”

華西理喫了驚起來了，坐在牀上。

“說什麼？”

“我說，在開鎗呀；布爾塞維克在開鎗呵……”

母親身穿溫暖的短襖，用灰色的頭巾包着頭髮，站在牀前。在那手裏，有一隻到市場去時，一定帶去的空籃子。

“你就像羊兒見了新門似的發獸，沒有懂麼？凡涅昨晚沒有回家來，不知道可能沒事。唉，你，上帝呵！”

母親的臉上忽然打皺，痙攣着，似乎即刻就要哭了。但是熬着，又尖利地嘮叨起來：

“討厭的人們呀，還叫作革命家哩！趕出了皇帝，這回是自己同志們動手打架，大家敲腦袋了。這樣的傢伙，統統用鞭子來抽一通纔好。今天是麵包也沒有給。看罷，我什麼也沒有帶回來。”

她說着，便提起空籃來塞在兒子的面前。

華西理驟然清楚了。

“原~~~~來！”華西理拖長了語音，便即穿起衣服來，將外套披在肩膀上。

“你那里去呀，胡塗蟲？”母親愁起來了。“一個是連夜不回來，你又想爬出去了？真是好兒子……你那里去？”

但華西理並不回答，就是那樣——也不洗臉，也不掠掠頭髮，頭裏模模胡胡，——飄然走到外面去了。

天上鎖着煙一般的雲，是陰晦的日子，門旁站着靴匠羅皮黎。他是“耶司排司”這譯名的主子，和華西理家並排住着的。隣近人家的旁邊，聚着人山，街上是羣衆擠得黑壓壓地。

“哪，華西理·那札力支，布爾塞維克起事了呀，——耶司排司在扳臉上浮着微笑，來招呼華西理說，——聽哪，不在砰砰礮礮麼？”

華西理聳着耳朵聽。他聽得彷彿就在近邊射擊似的，也在遠處隱約地響。

“那是什麼呀，放的是鎗罷？”他問。

耶司排司點頭給他看。

“鎗呀，半夜裏砰砰噹噹放起來的。所以流血成河，積屍如山呵，了不得了，華西理·那札力支。”

長身曲背，唇鬚的兩端快到肩頭，穿着過膝的上衣的耶司排司的模樣，簡直像一個加了兩條腿的不等樣的嚇鴉草人。和他一說話，無論誰——熟人也好，生人也好——一定要發笑：耶司排司是滑稽的人。自己也笑，也使別人笑，但現在却不是發笑的亂子了。

“喂，華西理·那札力支？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不是兄弟交鋒麼？唉，蠅子咬的……”

華西理正在傾聽着鎗聲，沒有回答。

射擊並無間斷，掩在朝霧中的市街，充滿了駭人的聲音。

劈拍……拍……呼呼……——在望得見的遠處的人家後面發響。

“墨斯科阿媽鬧起來了！本是蜂兒嗡嗡，野獸嗥叫一般的，現在却動了雷了，簡直好像伊里亞（1）在德威爾斯克大街（2）動彈起來似的了。”耶司排司從橫街的遠處的屋頂上，

註1：伊里亞·羅謨美茲，古代史詩中的大勇士。

望着莫斯科的天空，發出低聲，用了深沉的調子說。“我們在這里，不要緊；要不然，現在就是夾在交叉火線中間哩。”

在街上，——在橋那里，而不是步道上，——華西理的熟人——隆支·里沙夫跑過了。這人原先是貧農，是鐵匠，是壞脾氣的粗暴的蠢才。

“你們為什麼默站着的？那邊發鎗呀。我打下士們去，”他且跑且喊，烏的翅子似的揮着兩手，轉過橫街角，消失在默默地站着的羣衆那面了。

“這小子！”耶司排司憤然，絮叨地說：“‘打下士去’……狗嘴……你明白什麼緣故麼？這時候，連聰明人也胡塗，這小子的前途，可是漆黑哩。”

華西理立刻悟到，連里沙夫那樣酗酒的獸子，也去領鎗械，可見前幾天鬧嚷嚷的街頭演說，布爾塞維克的宣傳一定將反響給了民衆了。

“那麼，我們也動手罷，”他心裏想，不覺挺直了身子，笑着轉向鐵匠那面，說道：

“哪，庫慈瑪·華西理支，同去罷！”

“那里去？”耶司排司喫了一驚。

“那邊去，和布爾塞維克打仗去，”華西理說，指着市街

註2： 莫斯科的衝突處所。

那邊。

靴匠愕然地看着華西理的臉。

“說什麼？……同我？……後來再去……連你……還是不去罷。”

“爲什麼呢？”華西理問道。

“事情重大了呀。打去也是，被打也是，但緊要的是……”耶司排司沒有說完，便住了口，順下眼睛去，用不安的指尖摸着鬍鬚。

“緊要的是什麼？”

“緊要的，是真的真理呀……沒有人知道。你們的演說我也聽過了……誰都說是有真理，其實呢，誰也沒有的。真理究竟在那裏？我還沒有懂得真的真理，那能去打活的人呢？這些處所你可想過了沒有？”

靴匠凝視着華西理的眼。

“去打即使是好的……但一不小心，也許會成了反抗真理的哩，對不對？”

“唉，你還在講古老話。流氓爬出洞來了，何嘗是真理呀！拋下你這樣的真理罷！”華西理不耐地揮一揮手，趕快離開門邊，回到家裏去了。

過了五分鐘，帶着皮手套，衣服整然的他，就從大門跑

出，跟着也跑出了他的母親。

“要回來的呀，一定！回來呀！”她大聲叫道。

然而華西理並不回答，也不回頭，粗暴地拉開耳門，又關上了。

“去麼？”還站在門旁的耶司排司問。

“自然去，”華西理冷冷地回答着，向動物園那邊，從橫街跑向聽到鑼聲的市街去了。

布爾喬亞已經亞門了！

普列思那這街道上，已經塞滿了人們。直到街角，步道車路上，都是羣集；電車不通了，馬車和摩托車也消聲匿跡。街上是好像大典日子一般的肅靜。而從市街的中央，從庫特林廣場的那邊，則沒有間斷地聽到隱隱約約的鎗聲。

緊張着的羣衆，發小聲互相私語，用了彷彿還未從惡夢全醒似的恍惚的沒有理解力的眼色，眺望着遠處。

穿着黑色防寒靴和灰色防寒外套的一個老女人，向着半隱在曉霧裏面的教堂的鐘樓那邊，劃着十字，大聲說，給人們聽到：

“主呵，不要轉過臉去，賜給慈悲罷……主呵，請息你的憤怒罷……”

華西理簡直像被趕一般，奔向市的中央去。

他飛跑，要從速參加戰鬪——將瘋狂的計劃殺人的那